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六十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一

明

神宗皇帝

曆十年春正月免天下逋賦

張居正上言帶徵逋賦徒為民累百姓財力有限一
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尚不能辦豈復
有餘力更完累歲積逋乎有司避責往往移新抵舊

年分雜淆小民竭脂膏胥吏飽谿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與其股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乞諭戶部覈萬厯七年前積負悉行蠲免帝從之凡免二百餘萬有奇而是時帑藏充盈國最完富

三月杭州兵亂以兵部侍郎張佳允

字肖甫
桐梁人

巡撫浙江

討定之

浙江巡撫吳善言

咸安人

奉詔減月餉東西二營兵馬

文英劉廷用等構黨大噪縛毆善言朝議以佳允才

令代之

佳允初知滑縣劇盜高章者詐為緹騎直入官署劫佳允索帑金佳允色不變偽書券貸

金忠署游徽名召入立擒賊由此知名累遷宣大巡撫潘五大掠塞外佳允用計服之張居正以為才故

今代善言

佳允甫入境而抗民以行保甲故亦亂佳允問

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允喜曰速驅之

尚可離而二也既至民剽益甚佳允從數卒佯問民

所苦下令除之衆愈張熾夜掠富室火光燭天佳允

召遊擊徐景星諭二營兵令討亂民自贖擒百五十

人斬其三之二乃佯召文英廷用予冠帶而密屬景
星捕七人并文英廷用斬之二亂悉定帝優詔褒美
蘇巴爾噶寇義州李成梁擊斬之

泰寧部蘇巴爾噶與弟綽哈子布延圖

舊作卜言
土今改

入

犯義州成梁設伏鎮義堡

在錦州府
義州東北

參將李平胡射

中蘇巴爾噶墜馬斬之寇大奔綽哈等慟哭去自是
敵數入成梁等數敗之輒斬其魁又時襲擊于塞外
敵少戢

夏四月京師旱疫

彗星見

六月丁亥朔日食

加張居正太師以前禮部尚書潘晟

新昌人

兼武英殿大

學士吏部侍郎余有丁

字丙仲
鄞人

兼文淵閣大學士並預

機務晟尋罷

居正卧病四閱月不愈百官並齋醮為祈禱

修撰王
家屏戶

部主事顧憲成不往憲成同官代之署名憲成聞駛
往手削去之 王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顧憲成

字叔時
無錫人

南都秦晉楚豫諸大使無不建醮帝命張四

維等理閣中細務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

力後憊甚不能徧閱然尚不令四維等參之會遼東

奏捷加居正太師

先是居正以十二載滿加太傅明世文臣無真拜三公者自居正始

已而居正病革自度不起乃薦晟有丁自代晟素貪

鄙不厭清議馮保素從受書彊居正薦之命下甫五

日為言者交章劾罷

張居正卒

諡文忠

帝愴悼輟朝諭祭九壇視國公兼師傅者贈上柱國

命四品京卿錦衣堂上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

居正當國

務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雖萬里外朝下而
夕奉行故神宗初政起衰振廢綱紀修明海內殷阜
居正力也然威權震主好設自尊士大夫始譽以伊
周五臣總竟擬之舜禹居正恬然不為怪晚益稱恣
黜陟多由愛憎左右頗通賄賂議者謂其昧寵利居
功之戒所以身死未幾即致禍敗初帝在講筵讀論
語色勃如也誤讀為背居正遽厲聲曰當讀作勃帝
悚然驚起同列皆失色由此帝益心憚居正時比之

霍氏駘

來云

秋八月皇子常洛生

即光宗

恭妃王氏出

妃初為慈寧宮宮人年長矣帝過慈寧私幸之有身故事宮中承寵必有賞賚

文書房內閣即記年月及所賜以為驗時帝講之故左右無一言者一日侍慈聖宴語及之帝不應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示帝且好語曰吾老矣猶未有孫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寧必差等邪是年四月封恭妃及是遂生皇長子

帝御殿受賀頒詔大赦

冬十二月太監馮保以罪謫為奉御安置南京

初保內倚太后外倚張居正專擅威福帝有所賞罰

非出保口無敢行者帝積不能堪然迫于太后居正不能去也及太后歸政居正又卒保失所倚然猶肆

偽保與閣臣未

及為奸擅竊威

柄其惡日給使

非張鯨浸潤容

致外廷雖列其

非狀神宗亦未

心遽能動聽然

跡之意在于移

配故本願獲申

遂乃怙凶滋甚

益宜豎原無善

矧其互相攘奪

橫如故

潘晟既罷保方病起詔曰我小恙遠無我邪皇長子生保欲封伯爵張四維以無故事難

之擬廢弟姪一人却督僉事保怨曰爾由誰得今日而負我其恣如此

東宮舊閣張鯨

素害保寵謀去之其同事張誠向為保所惡斥於外

至是復入兩人乃伺間陳保過惡並發共與張居正

交結狀帝猶未發會御史江東之

字長信徽人

首劾保黨

錦衣同知徐爵帝下爵獄論死李植

字汝培江都人

遂列保

十二大罪帝震怒謫保南京奉御籍其家金寶巨萬

東之并糾吏部尚書梁夢龍

字乾吉真定人

賂徐爵得官工

你不過為周上行私一保去而一保來盤結且慙深固其後李沂等抗論糾劾神宗轉以為駕詞報復曲庇奸閹社鼠城狐熏灌已難為力况從而假其聲勢無怪醜孽之日益繁滋也

部尚書曾省吾

彭澤人

吏部侍郎王篆

夷陵州人

皆被論得

罪去于是彈擊居正者紛起矣

以嚴清

字公直雲南後衛人

為吏部尚書

清素著清望張居正當國清任刑部尚書不附麗居正及籍馮保家得廷臣醜遺錄獨無清名帝深重之會梁夢龍罷即以清代日討故實辨官材自丞佐以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絕甫

半歲得疾歸

卒諡恭肅

繼光獨于兵
且在前鎮年
邊防修舉克
成勞豈待謂
不宜于此即
居正前此與
馬權使無掣
實由繫懷國
而非跡涉私
不但不可以
瑄光弁不可
罪居正乃言
誰知許居正
小鈞往事遂爾
社事吹求妄加
小擊凡所獎進

改薊鎮總兵官戚繼光于廣東

繼光在薊鎮十六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推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及是居正歿甫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于北閣臣擬旨遽調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赴粵

踰年即謝病歸居三年卒

繼光更歷南北並著聲在南方戰功特甚北則專主

守邊防修舉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談兵家遵用焉萬曆末追謚武毅

一欲一切中傷
一閣臣輒以鼎

一一言遂移繼

一遠地止同還

一時私意全不

一國家禦海需

一他由神宗阿

一以下移諸臣得

一清舉措安得

一不日底處亡乎

未
於十一年春三月追奪張居正官階

馮保既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居正詔奪上柱國太師
再奪謚居正諸所引用者斥削殆盡召還吳中行趙
用賢等遷官有差

夏四月張四維罷

初四維曲事張居正然心不善其所為又居正卒始
當國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因上疏言事
請蕩滌煩苛宏敷惠澤帝納其言朝政為之稍變四

維復引居正所沉抑者稍稍登用時望頗屬至是以

父喪歸

先是居正餘黨欲逐四維擁申時行為首爾四維愷語時行客曰夫首相者若天行有春

必有夏何相迫為時行得疾在告及起不敢謝過默然而已四維乃與門生在言路者謀攻時行疏具將上會四維父訃至乃已四維歸後服將闋而卒贈太師謚文毅

以許國

字維禎歙縣人

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撥務

張四維既去申時行為首輔國素與相善由是政府無間

致仕武英殿大學士徐階卒

諡文貞

階里居後為高拱所厄及拱罷始得安帝元年階年

已八十詔遣行人存問賜璽書金幣既而張居正將

歸葬父擬薦階自代未果

居正念閣臣里居者高拱與己有深嫌殿士傳多與

授或乘間以出惟階老易與擬薦之自

至是卒贈太

代既念階前輩已還當位其下乃止

師

階以恭勤結主知立朝有相度保全善類嘉隆之攻多所匡救間有委蛇亦不失大節方嚴嵩初罷

階榜三語于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由是票擬公之同列言路亦益

發舒當時翕然稱階為名相

五月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

臣等謹按自古帝王負符所啟瑞應駢臻

若元鳥生尚武敬誕後備聖詩頌成足著信千秋洪惟

國家受

命造邦龍興東土慶鍾

天誕來果發祥是月

移姓爰新建邦長白神奇肇跡與三代開基之始先後司符逮

我

太祖高皇帝經營大業締構鴻圖適會尼堪外蘭構兵召誘潛

逞狡圖我

太祖高皇帝及伏羲祖征聲罪致討巨憝既伏厥辜明人猶庇

惡渝盟不知悔禍我

太祖高皇帝不得已以七大恨告于

上帝明誓衆士師直為壯撫順來降遠藩尋經宸定尚冀明人

警悟屢戒軍鋒遺書講好

興朝舉措光明俊偉洵足遠邁百王及我
太宗文皇帝嗣登寶阼以明人舊際未平繼承

先志

親統大軍直薄燕京明人國勢莫支然且垂成弗取迨至明政

不綱闕戢猖狂坐貽板蕩我

朝

復因明臣吳三桂之請為之雪恥除兇其有德于明者
至深且厚臣等仰惟

寶錄所載

聖神代起

謨烈昭垂喬為皇皇已回具詳典冊而圖倫一役名正言順實為

鴻業 所由 成敬依例特書以彰

捷伐大義自時厥後凡

六

師順動仁義兼資以及掃蕩餘鯨施恩勝國事與明紀
有關者並依次恭載大略用昭我

國家詠膺

天眷符瑞昭然而

列聖式廓鴻基得天下之正尤為陸古所未有又豈漢唐以來

所克比擬于萬一哉

初長白山

在吉林烏拉城東南橫亘千餘里來自寧古塔西至奉天府諸山皆發脈于此

之

東有布庫哩山山下有池曰布勒瑚里相傳有天女

三

長曰思古倫次曰正古倫季曰佛庫倫

浴于池有神鵲啣朱果置李

女衣取而吞之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竒

異及長母告以故命以愛新覺羅為姓名曰布庫哩

雍順以小舫乘之令順流而下至河步登岸端坐其

地有三姓方構兵或汲于河見而異之歸語衆人往

觀詢知所由來皆驚曰此天生聖人也遂迎昇至
家三姓者議曰我等盍息爭推此人為主以女伯
哩婁之奉為貝勒其亂乃定于是布庫哩雍順居
長白山東鄂謨輝之野鄂多理城國號曰滿洲實
為我

朝開基之始數傳後有名樊察者以國人弗靖遁于荒
野追者將及之有神鵲止其首追者疑為枯木遂得
免後傳至

肇祖原皇帝

興祖直皇帝

景祖翼皇帝

顯祖宣皇帝相繼嗣興威服諸部

景祖居赫圖阿拉地兄弟六人築城分居號寧古塔貝勒時
有望氣者言滿洲將有聖人出戡定衆亂統一諸國
繼而

顯祖嫡妃喜塔喇氏以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歲誕生

太祖高皇帝天表非常勇略蓋世號為聰睿貝勒時諸部爭奪不已

太祖恩威並用漸次削平會蘇克素護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搆明總兵李成梁引兵攻古呼城主阿泰章京阿泰妻乃

景祖長子禮敦巴圖魯之女

景祖聞警恐女孫被陷偕

顯祖往救先後入古呼城城中守禦甚堅成梁不能克尼堪

外蘭詭往招撫城中人信其言殺阿泰以降成梁盡屠之遂并害

景祖

顯祖

太祖聞之赫然震怒往詰責明邊吏明人尋歸

二祖喪至是

太祖年二十有五思復

祖父讐乃以

顯祖遺甲十三副起兵征尼堪外蘭于圖倫城尼堪外蘭遁于嘉班遂克其城而歸既而復進征嘉班城尼堪外

蘭乃逃于鄂勒歡築城以居

事在是年八月

太祖尋復進克鶯爾渾城尼堪外蘭遁入邊

太祖遣齋薩率四十人索之邊吏執以昇齋薩遂斬之而歸

自此歲輸銀幣通和好焉

事在丙戌年

冬十一月己卯朔日食

十二月慈寧宮災

甲 十二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釋建文諸臣外親之謫戍者

御史屠叔明請釋革除忠臣外親後裔詔自齊泰黃
子澄外其坐方孝孺等連及者俱免之于是浙江江

西福建四川廣東得免者凡三千餘人

後光宗嗣位
併泰子澄戍

屬後裔
俱放還

夏四月騰衝遊擊劉綖

顯之子

討平隴川賊

初緬酋莽瑞體以兵服諸蠻

嘉靖中孟養木邦酋攻
殺緬酋莽紀歲分有其

地紀歲子瑞體奔洞吾母家為之後尋以計侵據大古刺遂復入緬陷孟密併孟養勢益彊于是木邦蠻莫諸部皆叛附之

按大古刺地在洞吾南濱海與

洞機鄰蠻莫孟密分地在蠻哈山下萬歷中析置安

撫司後廢遣人招隴川宣撫多士寧士寧不從而記室岳

鳳方用事

鳳江西人行賈隴川驍傑多智士寧妻以妹使為記室鳳媾士寧而奪之權

欲

降緬遂誘士寧而醜之并殺其妻子奪金牌印符受

瑞體偽命代士寧為宣撫既而瑞體死子應秉嗣鳳

導之入寇窺騰越永昌諸處已陷順寧

本蒲蠻地元置府今府屬

雲南指揮吳繼登等戰死事聞詔以緹為騰衝遊擊節

子龍

豐城人

為永昌參將提兵往討當是時迤西諸部

皆叛以兵助緬進逼姚關

在甸灣土州北接順寧界

勢甚盛會緝

子龍兵至諸土兵亦大集緝與子龍大破之攀枝花

地

在姚關南

乘勝追擊先後斬首萬餘鳳大懼乃令妻子

及部曲來降緝責令獻金牌符印及蠻莫孟密地而

分兵趨沙木籠山

注見前

先據其險自領大兵馳入隴

川鳳度無可脫遂詣軍門降時諸部蠻視鳳為向背

緬亦倚鳳為心腹鳳既降諸部俱殺緬使來歸緝率

兵進緬直抵阿瓦

城名為緬中五城之一

應裏退走阿瓦酋猛

勾詣緹降猛勾應裏從父也遂班師獻俘于朝鳳伏

誅

未幾緬復熾進據孟養蠻莫官軍戰却之巡撫陳用賓築八圍于騰衝列兵戍守募人至暹羅約夾

攻緬久之緬為暹羅所困勢頓衰然近緬諸部仍服屬之終明世不能復

籍張居正家

御史羊可立

汝陽人

復追論居正構陷遼王王妃因上

疏訟寃言遼邸金寶悉入居正家帝命司禮監張誠

等詣荊州籍居正家守令先期錄人口錮其門子女

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括其親族所有得黃金可一

萬白金十餘萬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拷掠自縊

死事聞申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刑部

尚書潘季馴復特疏言居正母年逾八旬且暮莫必

其命語尤激楚于是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其母

而盡削居正官奪璽書詔命以罪狀示天下其弟都

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戍極邊諸以忤居正罷黜

者俱召還

初言路為居正所抑至是爭彊鋒銳博擊當路可立與李植江東之並荷帝寵三人

更相結亦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為重執政惡之未幾御史丁此呂劾侍郎高啟愚主試以舜亦以命禹為題為居正勸進帝手疏示申時行時行言此呂以曖昧陷人大逆恐讒言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書楊巍因請出此呂于外植東之文章劾時行巍蔽塞言路帝為罷啟愚留此呂時行巍求去余有丁言大臣國體所繫今以羣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巍心帝乃聽巍出此呂于外許國尤不勝憤專疏求去言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名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漸不可長意蓋指中行用賢等也自是言官與政府日相水火矣

丁此呂字右武新建人高啟愚銅梁人楊巍字伯謙海豐人

冬十月余有丁卒

諡文敏

十二月以王錫爵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家屏為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錫爵因救論奪情諸臣積忤張居正以禮部侍郎家居五年不出至是即家起之家屏前為日講官敷奏

劉摯帝敘容受之稱為端士及是遂以吏部侍郎入

閣去史官僅二年

先是李植江東之與申時行相構以錫爵負時望且素惡居正當與

時行貳故力推之比錫爵至乃與時行合弗善植等植等由是大恨

詔以陳獻章胡居仁

字叔心餘干人

王守仁從祠孔廟

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

章言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弟出處如獻章

文章功業如守仁純心篤行如胡居仁

居仁聞吳與
弼講學崇仁

往從之游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為
先求放心為要闡修自守布衣終其身

並宜崇祀從

之終明世從祀文廟者薛瑄與守仁等四人

乙酉十三年春三月李成梁襲巴圖魯

舊作巴土兒
今改後仿此

綽哈

大破之

巴圖爾欲報父蘇巴爾噶之怨偕從父綽哈姑婿呼

達

舊作花大

糾西部伊勒敦

舊作以兒敦今並改後仿此

等以數萬騎

掠瀋陽既退駐牧遼河欲犯開原鐵嶺成梁與巡撫

李松

大城人

潛為浮橋濟師踰塞百五十里疾掩其帳

寇已先覺整衆迎戰成梁為壘陣親督前陣擊寇而

松以後陣繼之斬首八百有奇至秋諸部長復犯蒲

河

在奉天府承德縣西北明置千戶所于此今廢

而西部音登

舊作燧今改

亦窺

遼瀋成梁命部將李平胡出塞三百五十里搗破音

登營斬首一百八級諸部長聞之始引去

以尚寶少卿徐貞明

字孺東
貴溪人

領墾田使督治京畿水田

初貞明為給事中嘗請興西北水利

言神京雄據上
游兵食宜取之

水田雖間可行于西北然亦惟平流溇潏者始可行為灌溉之資非若東南之隨地可施溝洫也蓋水利之興必先順水土之性南方土性橫故拖水能行北方土性立故淤水而入且南方港汊深洫澗澤

畿內今昏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疆地而不足以實原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後之費常以數石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卒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為害散之則為利今順天真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為沮洳由上流諸河之水惟泄于猫兒灣欽其不汎濫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水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儲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

漸迤邐注故易
為力然未聞舉
長江大澤悉藉
以浸彼稻田也
若北地水勢流
悍盈澗無常且
多係經流獨貫
雖支河宣洩止
能殺其浸溢之
威而堤堰防遏
之餘淤沙亦惟
閘宜表築欲蓄
陂塘以收餘穰
力必不然之事
也元時虞集首
倡水田之議而

興水患亦除矣至于永平澤州抵滄州慶雲地皆窪
葦土實膏腴元虞集欲于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
成稻田若做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非起遼海南
濱青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
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
室而緩其科征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
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轉
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猶兒彥今
在雄縣時以財匱不能舉及謫官南行御史傅應禎下
獄貞明入獄調
護坐廷太又著潞水客談論水利當興者十四事畧
平府知事
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
若庶幾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
有備利一也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
威獨待哺于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歛

未收其效已為
明驗徐貞明乃
欲過青徐逸海
盜起良田實未
能審形度勢至
其潞水客談所
載非不媿媿可
聽而修舉未聞
臆陳大利絲上
空言仍不離乎
書生迂濶之見
耳

皆倉庾之積利二也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
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
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也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
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
也西北地平曠冠駟得以長驅若溝洫盡舉則田野
皆金湯利五也游民輕去鄉土易于為亂水利興則
農業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也招南人以耕
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也東南多漏後之
民西北惟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
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也沿
邊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也天下浮戶依富家
為佃客者何限募之為農而簡之為兵屯政無不舉
矣利十也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改舉則兵自足可
以省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勾攝之苦利十一也
宗祿浩繁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之田使自
食其土為兵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也修復水

利則倣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
舉行利十三也民與地均可倣古比閭族黨之制而
教化漸興風俗
自美利十四也既還朝給事中王敬民薦之會巡撫

張國彥

邯鄲人

等方開水利于薊永間有效遂令貞明兼察

御史領墾田使貞明先詣永平募南人為倡及明年二月
已墾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周覽水泉分合將大行疏
濬而閭人勦戚之占田者爭言不便帝惑之遂罷

夏四月京師旱大雩

自去年八月不雨至是月帝步禱南郊面諭大學士

等曰天旱雖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剥害小民以致上千天和今後宜慎選有司乃詔中外理冤抑

免天下被災田租一歲

先是李植等疏劾尚書潘季馴朋奸罔上詔削季馴籍擢

植太僕少卿江東之光祿少卿羊可立尚寶少卿至是御史蔡系周以早上疏劾植且言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書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蓋實由植所稱尚書謂季馴也于是東之抗疏求罷可立復代為植辨給事御史齊世臣吳定等交章劾之帝報曰朕方憂旱諸臣何得紛爭乃已

秋七月雷震郊壇

八月京師地震

閏九月帝詣大峪山閱壽宮

初帝謁山陵用禮部尚書徐學謨

字叔明蘇州府嘉定人

言將

卜壽宮于大峪

在十一年

時李植以巡撫御史扈行閱視

謂其地未善欲與江東之疏爭不果既而帝再臨視

在十二年遂作宮役既興矣

在是年八月

植以壽宮有石申時

行與學謨姻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與東之羊可立合疏上言地果吉則不宜有石有石則宜奏請改圖乃學謨以私意主其議時行以親故贊其成非大臣

謀國之忠時行奏辯車駕初閱時植東之不言今已
二年忽創此議其借事傾臣明甚帝責三人奪俸半
歲未幾復以王錫爵言貶三人官

錫爵具奏不平者
八事大畧言張馮

之獄上意先定言者適投其會而輒自附于用賢等
櫻麟折檻之黨且謂舍建言別無人品建言之中舍
採撫張馮舊事別無同志以忠人之資乘一言之會
超越朝右日尋戈矛皆不平之大者帝乃貶植東之
員外郎可
立評事然猶以植言壽宮有石恐寶座將置于石

上至是復親詣閱之終謂大峪吉遂調三人于外

冬十一月禮科給事中王三餘

安平人

請帝親郊不從

三餘請帝親郊以答天戒帝怒其奏請不早詰責之

仍遣官代

時帝累詔稱疾郊祀廟享多弗躬親明年禮部主事盧洪春以帝不時享太廟上疏

極諫帝震怒傳諭內閣百餘言責洪春悖妄命擬旨治罪閣臣擬奪官不從杖斥為民給事御史先後申救奪俸有差 盧洪

春字思仁東陽人

丙戌十四年春二月冊鄭氏

大興人

為皇貴妃三月禁部曹

言事

妃有殊寵生子常洵進封皇貴妃而王恭妃生皇長子已五歲不益封中外籍籍疑帝將立愛給事中姜

周官大事從長
小事專達特為
服官課績而言
若諫官職司獻
皆則族事披陳
宜務申自靖之
義古稱臺無長
官正為政府副
封力杜門戶惡
習也時行逆揣
上指合諸曹不

應麟

字泰符
惡谿人

首抗疏請立元嗣為東宮貶廣昌

漢置
縣隋

改飛狐明洪武初復

曰廣昌今縣屬易州

典史大學士申時行率同列再

請建儲不聽時帝以旱霾下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

高陵

人

李懋檜

字克蒼
安溪人

等顯侵貴妃時行請帝下詔令

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

達帝甚悅之于是言者蠶起皆指斥宮闈攻擊執政

帝概置不問門戶之禍大起

夏六月松茂番平

得專遠聽其兵
擇而獻之是不
惟啟黃援之漸
且愈滋場蔽之
奸卒之疏不進
御則建言者明
知披覽弗親益
可講張為幻且
藉以攻擊異己
而蔽名立勢無
所忌憚何異揚
湯止沸哉

松茂諸番列砦四十八歲為吏民患王廷瞻字維表黃岡人

撫蜀時嘗遣將擊破丟骨人荒沒舌三砦諸酋乃降

故事諸番歲有賞賚番要素無已其所索例有新班錢熬衣錢架梁錢

躐草錢放狗錢掛絲錢斷酒錢廷瞻一切除之西陲稍靖僅六七年

勢復猖獗十三年夏揚柳番入犯金瓶堡在今四川龍安府松

潘廳南殺守將巡撫字道行涇陽人導遣總兵官李應祥湖廣

九谿街人討定之番恃強剽如故會徐元泰宣城人代導撫

蜀使使檄諭番不應是年春復攻蒲江關今名鎮江關在松潘

南 廳守將出擊賊稍解東南路始通元泰決計大征遣

遊擊周于德邊之垣總兵郭成參將朱文達等將諸
路兵進討命應祥居中節制應祥于軍中樹赤白幟
各一下令良民陷賊者徒手立赤幟下熟番不附賊
者徒手立白幟下即免罪番遇急不相救官軍連破

河東河西諸賊巢擒賊渠三十餘人俘馘千計

之垣祖輪

嘉靖初以指揮討茹兒賊被殺漆其頭為
欵罷及是六十年之垣乃得之以還英馬

至是班師

明年又討破建昌

注見前

諸番及印部

今寧遠府越舊廳

屬夷

以其地置屏山縣

今屬敘州府

蜀中劇寇盡平

秋九月王家屏罷

家屏遭繼母憂詔賜銀幣馳傳歸

冬十一月祀南郊

丁亥十五年春三月詔徹哩克

舊作捨力克今改後仿此

襲封順義王

初諳達死徹辰汗

舊作乞慶哈即歡台吉改名

襲至是徹辰汗死

子徹哩克襲其妻三娘子即諳達所奪之外孫女而

為婦者也歷配三王主兵柄為中國守邊保塞諸部

畏服之帝嘉其功封忠順夫人

夏四月旱京師地震

六月京師大雨

溺人民無算命順天府賑恤

秋七月江南水江北山西陝西河南山東旱

時所在災荒河北尤甚戶部右侍郎孫丕揚

字叔孝
富平人

上言海內困加派宜寬賦節用損上益下以培蒼生
大命帝感其言頗有所減罷

九月丁亥朔日食不見

冬十月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卒

謹忠介

初瑞自南京謝病歸高拱張居正相繼當國俱憚瑞
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及居正卒吏部始擬用累遷
南京右都御史瑞力矯偷惰百司惴恐至是卒僉都
御史王用汲

字明受
晉江人

入視葛幃敝簾有寒士所不堪

者因醵金為斂百姓罷市送者數百里不絕

瑞生平
為學以

剛為主自號剛峯天下識
與不識咸稱剛峯先生

戊子十六年春三月詔改景泰實錄去邨戾王號不果行時上下偷惰詔勅多不奉行景泰實錄終明世未嘗改也

南畿浙江山西陝西河南大饑疫

起前尚書潘季馴為右都御史總督河道

季馴前為李植所劾落職為民御史李棟上疏訟曰隆慶間河決崔鎮為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既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尚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

至于今是賴季馴功不在禮下乃當身存之日使與
編戶齒寧不隳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報功之典其
後論薦者不已遂起季馴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兵
挂芳後河漕皆總理至是復設專官尋加季馴工部
尚書

秋八月壬午朔日食

冬十二月杖給事中李沂

字景魯
嘉魚人

于廷斥為民

中官張鯨掌東廠橫肆無憚御史何出光劾鯨死罪

八并及其黨錦衣都督劉守有序班邢尚智尚智論
死守有除名而鯨竟不罪任職如故外議謂鯨以金
寶獻帝獲免沂拜官甫一月即上疏言之

畧曰陛下
富有四海

豈愛金寶哉如雷震豈徇請乞及見明首許鯨策勵
供事外議籍籍逆謂為真勸損聖德夫豈淺鮮且鯨奸
謀既遂忍國家
之禍將從此始 帝得疏震怒謂沂欲為馮保張居正

報讐立下詔獄嚴鞫閣臣申時行等乞宥不從獻上
詔廷杖六十斤為民馮保獲罪實鯨為之故帝云然
或曰張誠與鯨交惡授意言者攻之鯨迫衆論不得

授官而謝不特
為原蒙上恩禮
即應爾且可因
召對答詢衡人
材而重官守也
神宗罷免此制
特欲遂其高居
簡出之私而下
情竟成否塞其
至王家屏以閣

已乞罷乃命私家間住未幾復召入

己巳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朔日食

時以日食免朝賀嗣後每元旦皆不視朝

三月免陞授官面謝

自是臨御遂簡

夏四月召王家屏復入閣

家屏服甫闋詔進禮部尚書遣行人召還抵京師三
月未得見家屏以為言帝遣中官諭家屏獎以忠愛

臣起用三月難
希一見僕僕疏
請始為御門延
接譬之元首股
肱血脈不相貫
注其人尚可望
其無疾乎明之
亡亡于神宗非
過論也

家屏疏謝請帝視朝居數日帝為一御門廷見自是
益深居不出矣

六月賑南畿浙江饑

南畿久旱浙江大風海溢既而亦旱發帑金八十萬
賑之

庚十八年春正月召見申時行等于毓德宮斥大理評
事維于仁

字少經
涇陽人

為民

于仁疏上酒色財氣四箴直攻帝失

疏言臣備官箴
餘僅朝見陛下

言官建白果當
自應加之采擇

者三此外惟聞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遣官
代行政事不親講筵久輟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
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慙色則伐性貪財則喪
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觴酌是耽卜晝不足
繼以長夜比其病在嗜酒也寵十俊以啟律門溺鄭
妃靡言不聽忠諫損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慙色也
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
縫起李沂之瘡疾未平而張鯨之資賄復入此其病
在貪財也今日擄宮女明日挾中官罪狀未明立斃
杖下又宿怨藏起于直臣如范雎姜應麟孫如法輩
皆一誣不申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四者之病
膠統身心豈藥石所能治臣今敢以四箴獻陛下肯
用臣言即立誅臣身臣雖死猶生也十俊時有十
小閹被寵謂之十俊范雎字國士高安人以疏陳時
政被斥孫如法字世行餘姚
人以諫鄭貴妃進封貶官
帝震怒將加嚴譴會歲

若其營私沽直亦宜明正厥罪以儆官邪雖于仁指斥神宗四病頗為切中特其詞意畧為過激耳時行身秉國成乃不為剖惡陳之專務模稜欲使言者自去在神宗既未悟直言之當愛即于仁亦不知忠告之有方於君臣兩無裨益徒使奏牘留中

暮留其疏十日及是元旦召見申時行等分析之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令于仁自引去遂斥為民自此章奏留中遂成故事是日帝宣皇長子出見時行請早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乃曰朕不喜激聒近閱諸臣所奏惡其離間父子故概置之若諸臣不復奏擾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廷臣毋瀆擾

二月罷日講

釀成敝政卒致
痿痺日深浸尋
不起病雖自致
而庸醫之誤時
行輩實預有責
焉

帝每遇講期多傳免申時行請免講日仍進講章以

備觀覽自後講筵遂永罷

三月以宋纁

字伯敬
尚印人

為吏部尚書

纁前為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酌盈虛籌緩急上下

賴之

石星代為戶部語纁曰某郡有羨餘可濟國用
纁曰朝廷錢穀寧積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上

知物力充羨則侈心生矣時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
直言指斥亦不罪于慎行稱帝寬大纁曰言官極論
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微省
概置弗問則如痿痺不可療矣石星于帝初元起

故官累
進尚書

及移吏部絕請託獎廉抑貪痛懲黷吏于政

府一無所關白屢乞休不允卒官

諡莊 故

夏六月青海酋浩爾齊

舊作火落赤 今改後做此

犯邊

自諳達西掠諸番番人不支輸款于虜虜騎遂數入

番中至是套部章圖哩

舊作莊 羌賴

等據水塘

青海地

布色

圖

舊作卜失 土今並改

浩爾齊等據恭拉

舊作恭 賴今改

聶恭

舊作捏 工今改

兩川

皆洮水支流 隨地易名

浩爾齊尤點傑數犯甘涼岷洮西

寧間已而進圍舊洮州

即古洮陽城在洮州 衛西南城臨洮水

副將李

聯芳

洵陽人

戰沒未幾復大掠河州臨洮渭源官軍禦

之敗績西陞大震時徹里克勢衰亦為布色圖等所

誘西行遠邊

初諳達建寺青海奏于朝賜名仰華至是徹哩克以赴仰華為名西至青海諸

部咸挾以為重

帝惡之詔停市賞

秋七月庚子朔日食

命兵尚書鄭雒

字禹秀安肅人

經畧邊防

雒前督宣大軍撫順義王及忠順夫人有恩故用之

初徹辰汗襲封年老且病欲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率衆西走徹辰汗追之貢市久不至雒計三娘子別屬則徹辰汗雖王無益乃使人語之曰夫人能歸王不失恩寵否則塞上一婦人耳三娘子聽命貢市惟

謹徹辰汗死徹哩克當襲三娘子自以年長練兵萬人築城別居雖恐貢市無主復諭徹哩克曰夫人三世歸順汝能與之匹則王不然封別有屬也徹哩克盡逐諸妾復妻三娘子遂嗣封

維以洮河

之難由縱虜入青海所致乃馳詣甘肅下令曰

北部自青海歸巢者聽假道自巢入青海者即勒兵拒之未幾布色圖欲趨青海維設伏掩擊之布色圖僅得以身免章圖哩後至聞之亦退去于是大布招番之令歸附者日衆乃進兵青海逐浩爾齊諸部而諭徹哩克縛獻首叛踰二年徹哩克以史二

中國叛人

等來

獻命復其市賞

辛卯 十九年春閏三月彗星見

夏四月朔享太廟

是後廟祀皆遣代

六月王錫爵罷

錫爵初還朝申時行為首輔許國錫爵次之三人皆南畿人錫爵又與時行同郡且同舉進士相得甚然時行柔和而錫爵性剛負氣十六年子衡

字辰

舉順

天試第一郎官高桂饒伸

字仰之進賢人

論之

時庶子黃洪憲典試時行

婿李鴻亦預選桂摘可疑者八人并及衡請俱覆試

禮部侍郎于慎行列甲乙以上閩臣調旨盡留之衡

少有文名為舉首才自稱因被論遂不復會試至二

十九年錫爵罷官已久始舉會試第二人廷試亦第

二授編修黃洪

憲字懋忠秀水人錫爵連章辯訐語極忿伸桂皆得

罪以是積與廷論忤十八年錫爵疏請豫教元子錄

用言官姜應麟等不報遂因旱乞罷帝不許及浩爾

齊犯邊議者爭請用兵錫爵與申時行主款失帝意

未幾又偕同列請建儲不得遂以母老乞歸

秋畿內煌

九月申時行許國罷

先是廷臣爭請建儲得旨于二十年春舉行至是工

部主事張有德祥符人預以儀注請帝怒奪有德偉時

申時行方在告許國與王家屏慮事中變欲因而就

之引前肯爭首列時行名時行聞帝怒密疏言臣方

在告實不與知給事中羅大紘字公希吉水人劾時行陽附

廷臣請立之議陰為自交宮掖之謀敵入黃正賓者

以貲為中書舍人思立奇節自附清流見大紘疏亦

抗章詆時行帝怒斥大紘正賓為民時行力求罷而

國與家屏又以建儲請帝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遂

罷國未幾時行亦罷國素與時行無嫌然性木強遇

不附浩爾齊犯邊時行主效國獨謂寇渝盟犯順宜

一大劉之帝心然國言以時行方柄政不能奪會時

行門生給事中任讓論國庸鄙而國門止萬因飲又

論時行以國報復至是因與時行並罷論者謂國之

去以爭執差勝于時行之以被劾去也初張居正卒

時行與張四維相繼當國時行欲以寬大收人心召

申時行許國因

議論阻礙遂各
分門上露事奏
劫以還心報復
均亦大臣公正
之道至中許計
寄違事主致因
不如主勦荒見
高下自是判然
當時乃以兩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去位之故妄形
軒輊不得其
為定論獨是時
行承張居正振
厲之後不能效
美規隨惟一切
務為苟且馴致
上下恬熙廢弛
日甚紀綱遂以
無存其寬大因
備之失實無可
解免而朝論轉
亟稱之可見末
流風尚大半皆
庸庸無識者居
多耳

由是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歸後居最久至帝四
十二年始卒贈太師諡文定因在萬九年庶幾自守
故累遭攻擊不能救以行名及卒臨太
保誥文榜 萬國欽字二思封述人

以趙志皋為禮部尚書張位為吏部侍郎並兼東閣大

學士預機務

申時行既謝政密薦志皋位自代遂用之吏部尚書

陸光祖言舊制閣臣必由廷推若令一人密薦恐開

植黨之門志皋位因疏辭帝不允

冬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李成梁罷

十七年以後土默特結西部數入寇將弁多戰沒成

梁又潛兵出塞襲虜遇伏死者千餘人仍報首功增

爵蔭敵再入海州成梁不敢擊縱掠數日而去是年

閏三月成梁乘給事中侯先春無錫人閱邊謀邀搗巢

功遣副將李寧襲破拜牲還師遇敵死者又數千為

巡按御史胡克儉所劾及先春還朝尤力詆之遂罷

成梁官以寧遠伯奉朝請

壬二十一年春正月杖給事中孟養浩字養甫陶除其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二

可在廷力爭國
本舉國若狂惟
子獻可疏請豫
以其語尤為近
江士庶之子未
有年逾幼學而
不就傳者况皇
元良之重顧
小使典學親師
四日與閣宦為
以所損實多神
小悉于內憲于
正育德之美
似置不問何怪
光宗身處危
以全無動忍一

時禮科給事中李獻可

字克俞
同安人

疏請豫教言元子年

十有一矣豫教之典當及首春舉行倘謂內廷足可

誦讀近侍亦堪輔導則禁闈幽閒豈若外朝之清肅

內臣忠敬何如師保之尊嚴疏入帝大怒摘疏中誤

書弘治年號責以違旨侮君貶一秩調外于是六科

給事中鍾羽正

字叔廉
益都人

舒弘緒

通山
人

陳尚象

都勻
人

丁

懋遜

雷化
人

張棟

字伯任
崑山人

吳之佳

長洲
人

楊其休

青城
人

業

初春

吳縣
人

及御史鄒德泳

字汝聖
安福人

各具疏救而養浩

御而不能自
上九

言尤力命錦衣衛杖之百削籍為民

養浩等既逐言者未已禮部員

外郎董嗣成御史賈名儒陳禹謨給事中李周策復

先後論諫咸被譴董嗣成烏程人賈名儒真定人

陳禹謨仁和人

李周策吳江人

三月巴拜

舊作哱拜今改後倣此

據寧夏反

巴拜故韃靼種嘉靖中巴拜得罪其酋長來降屢立

戰功官都指揮帝十七年巴拜老加副總兵致仕子

承恩襲巴拜雖告老而多畜亡命承恩性狠戾十九

年洮河告警巡邊御史周弘禴

字元子麻城人

舉承恩及指

揮王文秀并巴拜義子布延

舊作呼雲今改後做此

等巡撫党

馨

益都人

檄文秀西援巴拜謁經畧鄭維願與子承恩

從出師馨惡其自薦抑損之巴拜以故心怨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比賊退取道塞外還寇騎遇之皆辟易遂有輕中外心馨欲按承恩冒糧罪又以承恩娶民女為妾笞之二十會戍卒衣糧久弗給巴拜遂歟軍鋒劉東暘

靖魯衛人

許朝等作亂是年二月殺馨

及副使石繼芳逼總兵張維忠自縊死東暘自稱總

兵奉巴拜為謀主承恩朝為左右副將布延文秀為

左右參將承恩遂陷玉泉營

與下靈州花馬池注並見前

及廣武

河西四十七堡皆陷惟土文秀徇平魯

今平羅縣屬寧夏府

參

將蕭如薰

字季馨延安衛人

堅守不下

如薰妻楊氏盡出誓珥勞軍士妻即之守

城賊攻圍數月竟不能克

賊率兵渡河欲取靈州又齎金帛誘河

套卓哩克圖

舊著作力克今改後倣此

等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

駐牧勢甚猖獗全陝震動

王家屏罷

家屏身為閣
果知李獻可
謫之非自當
言婉諫少前
緘默無語及
下批既下竟爾
還不受實為
體夫疎綸宣
奉行自有成
若不能匡救
夫形而顯然
是詔言則臣
日忠而生威
替其弊有不
勝言者厥後
臣效之竟現

李獻可之謫家屏封還御批力諫帝怒家屏引疾乞

罷

帝責家屏希名託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棄
臣所希者陛下為堯舜之君臣為堯舜之臣則名

重千載沒有餘榮若使臣不希名將身處高官家享
厚祿主愆莫正政亂莫匡國家奚賴焉更使臣棄名
不顧逢迎為悅阿諛取容許敬
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為矣帝益不悅遣內侍至

其邸責之于是求去益力詔馳傳歸家屏柄政止半
載以慙直去國朝野惜焉

夏四月總督河道尚書潘季馴罷

季馴四任治河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水勢以借

一 駁為常事州
一 大柄幾不能
一 之自上積習
一 嚴國事遂漸
一 淪肯明社之
一 益其紀綱同
一 先亡矣

水衝沙築隄束水為河槽兼利之策下至木石樁埽
綜理纖悉以勞疾累疏乞休不允至是泗州大水與
撫按議濬治不合得請歸後三年卒

五月倭陷朝鮮

倭酋平秀吉

薩摩州人

起人奴初隨倭關白

倭國官名猶言丞相

信

長為信長畫策奪二十餘州會信長為其下所弑秀

吉遂統其兵自號關白剗降六十餘州窺朝鮮無備

分遣行長清正等率舟師從對馬島

方輿紀要日本國海曲却有伊

歧對馬多藝三
島為北境盡處

逼釜山鎮

在朝鮮東萊縣南濱大海與日本對馬島相望

時

朝鮮承平久兵不習戰其王李昞又酒酒廢弛島夷
猝至望風皆潰棄王城奔平壤令次子瑄攝國事已

復走義州

在平壤西北濱鴨綠江

七月倭遂入王京劫王子陪

臣掠府庫八道

京畿江原黃海全羅慶尚忠清咸鏡平安凡八

幾盡沒旦暮

渡鴨綠江請援之使絡繹于道廷議以朝鮮為國藩

蔽在所必爭遣行人諭昞以興復大義揚言大兵且

至而倭業抵平壤遊擊史儒等率師至戰死副總兵

祖承訓援之僅以身免中朝震動乃詔兵部右侍郎

宋應昌

字桐岡
仁和人

經畧備倭軍務以救之

八月倭入豐
德等郡兵部

尚書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偵之于是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賴也是時平秀吉次對馬島分其將行長等守要害惟敬至平壤行長跪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亦不久當還當以大同江為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耳惟敬以聞廷議以倭詐難信趣應昌進兵而石星頗惑其言假惟敬遊擊赴軍前且請金行間豐德郡在國城南屬京畿道大同江在平壤城東亦名大通江

秋九月寧夏賊平

巴拜叛總督魏學曾

字惟貫
涇陽人

檄副總兵李昫率兵進

勦諸堡皆次第收復惟寧夏鎮城猶為賊據會套部
卓哩克圖等控弦三千騎至賊益掠城中子女饋之
套人揚言已與布王子為一家布延引卓哩克圖攻
平虜堡參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以誘之射布延
死套部遂遁出塞四月以蕭如薰為總兵調麻貴

大同

右衛人

為副總兵率兵抵鎮城帝復用石星言賜學曾

尚方劍督戰御史梅國楨

字克生
麻城人

薦李如松

字子茂
成梁子

忠勇可任遂令如松總寧夏兵國楨監之會寧夏巡

撫朱正色

南和人

甘肅巡撫葉夢熊

字男兆
歸善人

皆先後至

軍並逼城下學曾與夢熊定計決黃河大壩水灌之

城外水深八九尺賊懼陽求撫以緩我師而仍結套

部為助七月布色圖仗圖賴以三萬騎犯定邊小鹽

池

在寧夏府
靈州東南

別遣宰桑

舊作宰僧今
改後倣此

以萬騎從花馬

池西沙湃口入為巴拜聲援學曾令麻貴等分擊之

皆敗去八月卓哩克圖復入李剛堡

在寧夏府
平羅縣南

如松

等擊之追奔至賀蘭山賊援遂絕會給事中許子偉

瓊山 劫學曾惑于招撫悞國事

先是學曾欲招劉東
暘許朝使殺巴拜父

子贖罪遣卒業得新往學曾留固原十日以俟之得
新旋被害帝責學曾玩寇學曾前上疏請令監軍無
與兵事梅國楨憾之國楨至軍遂劾諸將觀
望而井及學曾玩寇遣敗之罪帝遂大怒

學曾被

逮以夢熊代之賊被圍食盡城受水浸益大圯國楨

用間給東暘朝承恩使互相殺以降許貫其罪三人
互猜疑至是東暘朝遂誘殺承恩黨土文秀承恩亦
與其黨周國柱誘東暘朝殺之開門降如松率兵圍
巴拜家巴拜自縊死俘承恩等至京師磔于市學曾

里資格而輕武
近自是故明陞
習自張居正振
防邊備假以事
權稍有起色隆
萬之間如譚綸
俞大猷戚繼光
輩頗能以功名
自顯然文武本
自殊科果其將
畧克嫻自足克
敵致果若依附

被逮不一月而賊平敘勞復其官致仕葉夢熊朱正

色梅國楨各予世廕武臣李如松蕭如薰等加恩有

差

如薰為將持重後更歷七鎮所在見稱自隆慶後
款市既成邊燧少警輦下視鎮帥為外府山人雜

流乞朝士尺牘往者無不廢所欲蒞鎮戚繼光有能
詩名尤好延納名士如薰亦能詩賓座常滿妻楊氏
至脫簪珥供客猶不給一時風會
所尚諸邊物力為耗譏者嘆焉

冬十月以李如松充防海禦倭總兵官救朝鮮

如松弟如栢

字子貞

如梅

字子清

並率師援勦以十二月

至軍會沈惟敬自倭歸復伸封貢之請如松叱惟敬

文墨專以緩帶
輕裘雅歌投壺
為尚其流弊猶
有極邪繼光如
重以詩名延納
自士甚且用軍
竹之資揮霍無
心其得免債帥
之誅幸矣一時
訛稱風會豈堪
儀尚

儉邪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給倭封而陰襲

之奇計也如松以為然乃置惟敬于營誓師渡江明

年正月次肅寧館

在平壤西北

行長以為封使至遣牙將

來迎進次平壤行長猶未覺竚風月樓以待如松分

布諸軍抵平壤城諸將逡巡未入彤大露倭悉登陴

拒守如松令諸軍圍之以倭素輕朝鮮軍令祖承訓

詭為其裝伏西南令遊擊吳惟忠攻迤北牡丹峯而

如松親提大軍攻其東南軍少却如松斬先退者以徇

募死士援鉤梯直上倭方輕南面軍承訓等忽卸裝

露甲倭大驚急分兵捍拒如松如柏等已分道並入

如松馬斃于礮易馬躍塹而上麾兵益進遂克其城

行長渡大同江遁已而如栢復開城屬朝鮮所失四

道並復官軍既連勝有輕敵心朝鮮人有以敵已棄

王京遁告者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蹠館在朝鮮猝

遇倭圍之數重如松幾不免官軍喪失甚多乃退駐

開城如松令諸將分據要害聞倭積粟數十萬在龍山乃密遣死士焚之倭遂乏食然如松既敗

氣大索應昌亦即欲休息于是沈惟敬封貢之議復行其年四月倭以糧盡棄王京如松與應昌入城將遣兵尾擊之而倭步步為營官軍不敢擊倭結營釜山為久留計時兵部尚書石星力主款議獨留劉綎拒守如松乃班師龍

山在朝鮮國城東南

已癸二十一年春正月召王錫爵復入閣

錫爵至密請建儲以踐大信帝手詔欲待嫡子令元

子與兩弟

皇三子常洵鄭貴妃出
皇五子常浩周端妃出

且並封為王錫爵

懼失上指立奉詔擬旨進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為子請

令皇后撫育元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以上壓皇貴妃亦擬旨進帝竟下前諭令有司具儀于是舉朝大

譁禮部尚書羅萬化

字一甫
會稽人

給事中史孟麟

字際明
宜興人

等詣錫爵力爭廷臣諫者章日數上錫爵偕趙志臯

張位請追還前詔帝不從既而諫者益衆岳元聲

字

初嘉
興人

顧允成

字季時
無錫人

等十餘人遮錫爵于朝面爭之

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亦不報因自劾求罷帝

亦迫公議追寢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舉行

曹舉職惟在
法奉公使胥
不能高下其
庶得守官之
若史所稱選
之權或歸之
府或散諸九
一似攘奪轉
惟勢是視此
成何政體至
寺大僚久應
在帶心列名
請猶為循用
典乃當日孫
等大計專擅

秋七月吏部尚書孫鑰

字文中
鑒之孫罷

初張居正當國吏部權漸輕及宋纁陸光祖相繼為
尚書稍自振飭至鑰守益堅閣臣張位等欲奪其權
建議大僚缺九卿各舉一人類奏以聽上裁鑰爭之
不能得自是吏部權又漸散之九卿矣會大計京朝
官鑰與考功郎中趙南星字夢白
高邑人力杜請謁員外郎
呂允昌餘姚人鑰甥也首斥之南星亦斥其姻給事中
王三餘一時公論所不予者貶斥殆盡而大學士趙

留不稟上裁
張位等又欲
大缺各舉所
俾九列守卷
議蓋由明季
臣揆隔官聯
賢否茫然莫
轉不得以
柄授人深可
不也

志臯弟預馬王錫爵以首輔還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

疏已上庇者皆在黜中由是閣臣皆憾會言官論劾

員外郎虞淳熙

杭州右衛人

郎中楊于廷

全椒人

主事袁黃

嘉善人

鑷議留淳熙于廷給事中劉道隆

潛江人

遂劾南

星專權植黨貶南星三秩鑷亦奪俸遂連疏乞休去

左都御史李世達以已同掌察上疏為南星訟不聽

于是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等交章論救

而員外郎陳泰來言尤切帝怒斥南星為民泰來等

皆被謫李世達字子成涇陽人王汝訓字古師聊

城人陳泰來字

伯符平湖人

八月彗星見紫微

冬十一月召見王錫爵于煖閣

皇太后生辰帝御門受賀畢獨召錫爵煖閣勞之曰
卿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叩頭對曰臣今日正
恐忠孝兩虧因力請早定國本帝曰中宮有出奈何
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已十三尚何待况
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者帝頗感悟
錫爵因復言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

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益心動未幾遂有出閣之命

甲午二十二年春二月皇長子常洛出閣講學

輔臣侍班詞臣六人侍講讀俱如東宮儀

河南饑

吏部郎中顧憲成削籍

先是羣臣爭建儲惟王家屏與言者意合申時行王錫爵皆宛轉調護亦頗以言者為多事並封命下憲

漢唐未造皆有
黨禍至明李而
尤烈東林講學
實其權與在顧
憲成高攀龍輩
其人與學未必
不出于正然一
經號召生徒橫
立標幟而黨援
門戶之禍已成
彼裁量人材說
謀時政自古處

成上疏力争又遺書錫爵反覆辨論議遂寢孫鑰趙

南星主考察憲成實左右之既遷郎中所推多與政

府抵牾至是王錫爵將謝政會推閣臣憲成舉家屏

忤帝意削籍歸憲成既廢名益高里故有東林書院

為宋楊時講道處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

常州知府
歐陽東鳳

無錫知縣林宰為之營構

歐陽東鳳

偕同志高攀

字千叔潛江人林宰字德衡漳浦人

龍

字存之
無錫人

錢一本

字國瑞
武進人

薛敷教

字以身
武進人

史孟麟于

孔兼

字元時
金壇人

諸人講學其中海內聞風景附往往諷

士橫議未有過
于是者論者謂
闔黨無君子東
朴未必無小人
蓋當明政不綱
不惟真小人揚
其毒焰而偽君
子且益據其類
波士習敬而國
運隨之氣數所
必至有莫之為
而為者于東林
復何尤

議時政裁量人物朝士慕之亦遙相應和由是東林

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憲成嘗言官輦較志不在君父
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

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故講習之

其後孫丕揚鄒

餘必及時事後卒以此為世口實

元標趙南星等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是
為東林黨議之始

夏四月己酉朔日食

五月以禮部尚書陳于陞

字元忠
以勤子

南京禮部尚書沈一

貫

字肩吾
鄞人

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于陞少從父以勤習國家故實為史官益究心經史
學嘗請修國史詔命詞臣分曹類纂以于陞及一貫
等總裁之又嘗請建東宮及時豫教皆不報一貫充
講官時進講高宗諒陰曰託孤寄命必忠貞不二心
之臣乃可使百官總己以聽苟非其人不若躬親聽
覽之為孝也張居正以為刺己頗憾一貫及居正卒
始遷官以吏部左侍郎家居及是王錫爵將謝政遂
進于陞禮部尚書起一貫南京禮部尚書同入閣

王錫爵罷

錫爵在閣時嘗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陶器減雲南
貢金力爭不宜用廷杖為世所稱特以阿並封旨被
物議既而趙南星斥趙用賢放歸論救者咸被譴責
衆指錫爵為之因連章自明乞罷歸

秋八月以孫丕揚為吏部尚書

丕揚掌吏部清正不撓百僚無敢干以私者獨患中

官請謁乃用掣籤法大選

凡聽選及考定陞降者歸于雙月謂之大選

急

明世宗選專由
吏部一切序選
除授皆以請乞
交測甚至賄賂
公行量地之美
無以為輕重政

官方敗壞極
孫不揚創為
選之制不復
手吏昏營求
謁之風一時
絕寔可歎為
法乃當時衆
紛紛轉詆其
用人本意是
苟與者無由
具高下遂深
銓政之持平
情主人謀悠
何足計乎

選

凡改授改降丁憂候補
歸于單月謂之急選

悉聽人自掣請寄無所容

銓政自是一變

丕揚既變選法一時官禁相傳以為
至公下逮閭巷莫不翕然稱頌而議

者謂其人材不分高下地方不論繁簡而一憑籤注
無異于掩鏡索照或至作竹籤傳譏之然自其法既
行卒莫能改竹籤
傳常熟顧大韶作

冬十月綽哈犯遼東總兵官董一元

宣府前衛人

擊敗之

蘇巴爾噶為官軍所殺其弟綽哈子巴圖爾益結

土默特東西相倚數侵邊一元遣部將孫守廉馳右

屯禦西部而自將大軍置鎮武外為空營以待敵騎

深入官軍忽從中起奮擊破之逐北七十餘里巴圖爾中矢走西部亦解去一元復以歲晏敵不設備率健卒踏冰渡河疾馳四百里抵虜巢斬二百餘級獲牛馬甲仗無算全師而還巴圖爾旋死諸部悉遠遁

乙未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宗室得就試

鄭世子載堉請宗室皆得儒服就試視才器使從之許奉國中尉以下入試輔國中尉以上爵尊不得與其後禮臣李廷機

字爾張
晉江人

言封爵科目原自兩途彼

既願從科目入仕應照士子出身資格銓除何拘原爵亦從之惟不得除京朝官

夏五月京師地震

秋九月青海酋永什卜

舊作永郡卜今改後倣此

犯甘肅參將達雲

涼州衛人擊敗之

永什卜者順義王諳達從子也部衆強盛先嘗授都督同知再進龍虎將軍自以貢市在宣化守臣遇已厚不可逞乃隨諳達西迎活佛留據青海歲為邊患

嘗誘殺副將李魁邊臣不能報遂有輕中國心至是

九月九日度將士必燕飲擁勁騎直入南川

在兩寧府西南

自邊外東北流入境

屬番偵告雲伏兵要害令番人繞出朶爾

峽外潛扼其背而自提精卒二千夾擊大敗之斬首

七百餘級其走峽外者番人殲之為西陲戰功第一

雲既勝度寇必復至厚集以待踰月寇果結浩爾齊諸部先圍番寨以誘官軍番不能支合于寇寇遂入

犯西寧西寧軍堅不可破寇始遁追奔數十里而還雲乃招集番人初與寇合者七十餘戶皆復其業尋

進雲總兵

官鎮甘肅

復建文年號

初司業王祖嫡

德州人

以建文不宜革除上請禮部尚

書沈鯉

字仲化
歸德人

力贊之帝不從至是禮科給事中楊

天民

字正甫
山西太平人

復以為言始詔復建文年號附事蹟

于太祖寶錄之末

未幾南京太常卿沈子木疏言建
文帝御宇五年顧不得一孟麥飯

下同齊民于謹未忍請附食于懿文太子
之側章下部議不果行 沈子木歸安人

淮水溢浸泗州祖陵

冬十月湖廣饑

丙申二十四年春三月乾清坤寧兩宮災

夏福建饑

秋七月仁聖皇太后陳氏崩

遣中官開礦

國用果有常經何適至于匱乏理財而取資山澤其謬亦所共知者且成化時因開礦之故致孝盜滿山前鑿非違神宗何以後踵故轍中使紛紛求傳感福

初畿輔奸民憇憑中官多言礦利大學士申時行力持不可至是承寧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營建兩宮計臣束手前衛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工帝允之自是獻礦峒者踵至首開畿內命中官領之嗣後河

自如誣連適于
守臣搜括盡于
竊犬國家未收
絲毫之益而民
間膏血已空元
氣遂從此腹削
殆盡是猶掠麻
而投以峻削有
不促其亡者乎

南山西南直湖廣浙江陝西四川遼東廣東廣西江

西福建雲南無地不開中使四出皆給以關防併借

原奏官往礦脉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而奸人假開

採之名乘勢橫索民財有司稍忤意輒劾其阻撓逮

治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為下有礦

脉卒役圍捕辱及婦女其橫暴如此羣臣屢諫帝皆

不聽其後又增設各省稅使如天津店租廣州珠監
兩淮餘鹽浙江福建廣東市舶成都茶監重慶

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
稅等都邑關津中使蒼布水陸行數十里即樹旗建

厥所至納奸民為爪牙肆行殺奪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壤米鹽鷄豕皆令輸稅中人家大半皆破由是民不聊生
變亂蠱起

閏八月乙丑朔日食

九月葬孝安皇后

梓宮發引帝託疾不送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孫繼皋

字以德
無錫人

員外郎王就學

字所敬
無錫人

抗疏諫帝怒抵繼皋

疏于地而置就學疏不省已而詔吏部甄別郎官斥

就學為民繼皋亦罷去

河決單縣

時徐泗淮揚間無歲不苦水患總河楊一魁

安邑人

議

分殺黃流以縱淮別疏海口以導黃于是役夫二十

萬開桃源黃河壩新河起黃家嘴

在桃源縣東北

至安東五

港灌口

在安東縣東北

長三百餘里分洩黃水入海闢清口

沙七里建武家墩

注見前

高良礮

在山陽縣西南由清河澗沙阜橋西入于

淮沙阜橋在清河縣東南

周家橋

在山陽縣西南高堰上

石閘洩淮水三

道入海且引其支流入江于是泗陵水患平而淮揚

得無患然一魁專力桃清淮泗間而上流單縣黃堍

口

在今曹州府單縣南

之決如故後以黃堍口不塞致衝祖陵

斥一魁為民

冬十二月陳于陞卒

諡文憲

于陞在閣與趙志臯張位沈一貫皆同年生遇事無齟齬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于陞憂形于色以不能補救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至是以兩宮災請面對不報乞罷亦不許以積憂成疾卒贈少保

丁酉 二十五年春三月以楊鎬商邱人為僉都御史經畧朝

鮮軍務

征倭軍既撤詔以顧養謙字益卿江南通州人為經畧養謙亦

主款奏言關白宜封為日本王二十二年冬倭遣小

西飛入朝定封貢議命都指揮楊方亨等充封使同

沈惟敬往養謙薦侍郎孫鑛字文融鑛之弟自代乞身去二

十四年九月方亨等至日本關白怒朝鮮王子不來

謝不肯撤兵所進表文又謾無臣禮是年二月方亨

歸委罪惟敬并呈石星前後手書帝怒逮星惟敬按

問下獄論死

星于隆慶初建言被杖直聲震天下及起廢籍居官有重望然本書生素無謀

畧失信奸人力主封貢

遂以此敗後竟死獄中以尚書邢玠

青州益都人

總督薊

遼改麻貴為備倭大將軍而以鎬為經畧時倭將行

長清正等據南原

在朝鮮國城東南與全州相犄角為國城要害

全州

在國城南

犯全羅

即朝鮮全羅道治全州其地南濱大海東接慶尚為朝鮮門戶

慶尚

即朝鮮慶尚道

治慶州在國城東南濱海與日本相對為朝鮮屏蔽

逼王京會沈惟敬就逮鄉

導乃絕九月鎬抵王京倭已退屯蔚山

即朝鮮蔚山郡在慶州西

歸自任經卷
師進取當二
既拔時勝勢
如破竹乃為
人忌功竟滿
全罷戰此豈
常失往之罰
嚴厥辜至如
星縱施春奸
敗手書通款
僅保下獄疾
不聞立正刑

北

十二月鎬會邢玠麻貴議進取分為三協合攻蔚

山賊出戰大敗奔據島山

在蔚山郡城南

結三柵以自固遊

擊陳寅連破其二第三柵已垂拔而鎬素與李如梅

善以如梅未至不欲寅功出如梅上遽鳴金收軍再

攻不克明年正月行長救至鎬狼狽先奔諸軍繼之

賊前擊官兵死者無算輜重多喪失是役也領海內

全力合朝鮮通國之衆委棄于一旦舉朝嗟恨鎬既

奔還王京與總督玠說以捷聞贊畫主事丁應泰

武昌

總由明季軍

廢弛疆場之

不惜喪師辱

而代異同黨

習牢不可破

其潰敗決裂

從來要皆功

不明百以階

厲耳

左衛人

聞敗詣鎬谷後計鎬揚揚自詡功伐應泰憤抗

疏盡列敗狀乃罷鎬令聽勘而以萬世德

山西偏頭所人

代

之

邢玠以前役無水兵故敗乃益募江南水兵謀海運為持久計分四路進兵麻貴為伏兵所敗中路

將董一元亦潰迄無成功

夏六月三殿災

時帝銳意聚財多假殿工為名言者謂天以民困之故災二殿以示儆奈何復因天災以困民帝不納屢徵木于川廣令輸京師費數百萬率被中官冒沒終

帝世三殿實未嘗復建也

秋七月赦

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

唐乾符間有楊端者應募定南詔遂據播州歷宋元皆附屬稱臣洪武初楊鑑內附授宣慰使數傳至應龍數從征伐恃功驕蹇帝十八年貴州巡撫葉夢熊

巡按陳效

成都井研人

並疏應龍凶惡諸罪四川巡按李

化龍

字于田長垣人

以時方調播州兵防禦松潘請暫免其

問由是川貴撫按議不合應龍性猜狠阻兵嗜殺所

轄五司

黃平草塘二安撫司白泥餘慶重安三兵官
司黃平司洪武八年置萬曆二十八年改

為州今屬平越府草塘司在遵義府東洪武中置今
廢餘慶司元置州洪武中分置餘慶白泥二司萬曆
二十八年改置縣今屬平越府重安司在今
黃平州西洪武八年置萬曆二十七年廢

七姓

張田

袁盧譚

悉畔離其妻叔張時照等上變告應龍反

應龍

羅吳

娶小妻田雌鳳殺其妻張

夢熊請發兵勦之

蜀中士大夫悉

并其母故時照欲報之

詞蜀三面臨播屬裔以什伯數皆其彈壓且兵驍勇
數赴征調有功剪除未為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

朝議命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二十年應龍赴重慶

對簿坐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又請願將兵五千征

倭報効詔釋之會巡撫王繼光

登州人

至嚴提勘結應

龍抗不出用兵之議遂決二十一年繼光至重慶與

總兵劉承嗣分兵三道進婁山關

今名太平關在遵義府北大婁山上

白石口

在婁山關南

反為所敗繼光論罷二十二年以南

京兵部侍郎邢玠為總督往勘之

會水西宣慰安鍾臣請父國亨郎典

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鍾臣趣應龍就吏得贖罪鍾
臣奉札至播招應龍時七姓恐應龍出得除罪而四

方亡命竄匿其間又幸應龍反因以為利遂阻其事應龍誣罪于其黨黃元阿

羔執以獻乃斬元羔于重慶市應龍請輸四萬金以贖罪羈其次子可棟于重慶追贖應龍既免死怙惡不悛會可棟死益痛恨遂糾諸苗反焚劫草塘餘慶二司及興隆都勻

注並見前

諸衛進圍黃平重安殺官吏

大掠江津南川綦江合江寢及湖廣勢遂大熾

八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以黎惟潭為安南都統使

初莫登庸請封制下而登庸已死遂使其孫福海襲

福海卒子宏漢嗣宏漢不能攝衆為黎寧臣鄭檢所
逐寧死再傳至惟潭漸強盛遂舉兵攻殺宏漢子茂
洽復據安南款關求貢總督陳大科

北直通
州人

上言莫

之篡黎其事逆黎之復讐其名正宜許其來歸詔以
惟潭為都統使自是安南復為黎氏所有而莫氏惟
據高平一郡宗黨多竄處海隅時出侵軼為邊患

戊戌 二十六年夏四月土默特犯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出

塞遇伏死

初如松棄倭班師言路交章詆其和親辱國帝置不問會遼東總兵董一元罷廷推如松代之如松感帝知氣益奮綽哈糾土默特諸部連寇遼東殺掠無算如松率輕騎出塞搗巢遇伏兵力戰死詔以其弟如梅代之踰年坐擁兵畏敵劾罷

成梁諸子如松最果敢有父風其次稱如

梅然躁動

非大將才

京師旱

六月張位罷

位初官翰林聲望甚重朝士冀其大用及入政府招
權示威素望漸衰日本封事壞位力薦楊鎬才請付
以朝鮮軍務鎬遭父喪又請奪情視事帝皆從之會
贊畫主事丁應泰劾鎬喪師言位與鎬密書往來朋
黨欺國鎬拔擢由賄位得之帝怒下廷議位惶恐奏
辯給事中趙完壁

陝西人

徐觀瀾

澤州人

復文章論之位

寤亟奏羣言交攻孤忠可憫臣心無纖毫愧惟上矜
察帝怒曰鎬由卿密揭屢薦故奪哀授任今乃朋欺

隱慝辱國損威猶云無愧遂奪職閒住

後復以妖書事除名位果

于自用任氣好矜故廷臣莫之救既卒亦無崩雪之者

秋八月京師地震

冬十一月倭遁去官軍分道追擊敗之朝鮮平

初官軍分道擊倭不利會平秀吉死羣倭俱有歸志

其渠帥清正發舟先走總兵官麻貴遂入島山西浦

都督陳璘

字朝爵翁源人

遣副將鄧子龍督水軍千人駕三

巨艦為前鋒邀之釜山南海戰歿

子龍素慷慨初起廣東把總歷麻陽

永昌參將擢總兵官所在立戰功時年踰七十意氣
彌厲欲得首功急携壯士三百人躍上朝鮮舟直前
奮擊賊死傷無算他舟誤擲火器入
子龍舟舟中火起賊乘之子龍戰死
會副將陳蠶季

金等軍至邀擊之倭無鬪意官軍焚其舟賊大敗脫

登岸者又為陸兵所殲焚溺者萬計時總兵劉綎方

攻行長奪曳橋砦

在朝鮮慶州西
南順天城外

璘以舟師夾擊復

焚其舟百餘行長黨石蔓子引舟師來救璘邀之半

洋擊殺之于是諸倭揚帆盡去自倭亂朝鮮七載喪

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國與朝鮮迄無勝算至秀

吉死禍始息

初萬世德代楊錫經畧朝鮮軍務畏不敢前比聞倭退兼程馳至會同總督邢

玠奏捷贊畫主事丁應泰等疏劾諸臣賂倭賣國帝以將士久勞苦仍發同金十萬兩犒師敘東征功首陳璘次劉綎擢都督同知又次麻貴加右都督邢玠萬世德各予世廕董一元楊錫俱復原職

以劉東星

字子明沁水人

為工部侍郎總理河漕

初潘季馴議開黃河上流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

在今歸德府

出徐州小浮橋

今名雲集橋在銅山縣舊城東北隅

即元

商邱縣北

賈魯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費鉅不果東星即其地開

濬起曲里鋪

在今蕭縣西

至三仙臺

山名在蕭縣北

抵小浮橋又

濬漕渠自徐沛至宿遷凡五閱月工竣

官軍襲浩爾齊于松山走之復其地

徹哩克已東歸而套虜浩爾齊布色圖等頻年抄掠如故據三大巢曰河套曰海西曰松山聲息交倚總督三邊李汶內聯四鎮外招番人襲破寇衆于松山復其地築邊垣四百里

己亥二十七年春三月以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務討

楊應龍

先是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率部兵三千勦應龍應龍遣子朝棟弟兆龍等迎敵

于飛練堡

在今平越府甕安縣東廢草塘司北十里

賊佯走天邦囤

在廢草塘

司西北

誘官軍盡殲之國柱等皆死東之罷以郭子章

秦和人

代而命化龍節制川湖貴三省軍事調東征諸

將劉綎麻貴陳璘董一元南征六月應龍乘大兵未集遂勒兵犯綦江城中新募兵不滿三千賊兵八萬奄至圍綦江城數匝參將房嘉寵遊擊張良賢率師

巷戰俱死之應龍因刳縣令焚掠出綦江庫犒師盡

殺城中人投屍蔽江水為赤尋退屯三溪

唐置縣宋廢故城在

今重慶府

益結九股生苗及黑脚苗為助

應龍以綦江之三溪

綦江縣南

母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為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

江津合江皆播故土時郭子章日夜徵調各漢土兵

分守南川合江等處軍聲漸振應龍偽軍帥孫時泰

請應龍直取重慶搗成都刳蜀王為質而應龍遷延

不進止言爭界給葬以冀曲赦化龍至成都以徵兵

未至亦謬為好語縻之東鄉壩在南川縣西南

帝聞綦江破賜化龍劍假便宜討賊十月化龍移駐

重慶已而應龍屯官壩

在遵義府城西北

聲言窺蜀又焚東

坡

在平越府黃平州東

爛橋

在鎮遠府施秉縣南

楚黔路梗黃平龍泉

元置

龍泉坪長官司明萬曆中

改置縣今縣屬石阡府

所在告急賊復據偏橋

明初

置長官司今

出掠興隆鎮遠化龍議置勁兵萬餘據

屬鎮遠府

守要害通楚黔道益調諸路兵以俟大舉

夏旱

閏四月遣中官覈天下積儲

以諸皇子婚詔取太倉銀二千四百萬兩戶部告匱

乃命中官嚴覈各省積儲由是外帑日耗

太倉為國計所繫度支當尋常
絲神宗五子縱
同時行婚何竟
需至二十四百
萬之多實事理

不可解蓋由

宗一切浸無

於惟賦中消

取浮支且從

籍端搜括國

益于侵漁民

困于征斂上

空虛危亡日

故明公祿難

于奸宄竄神

自賊之也

秋八月陝西山崩

狄道縣有山長二百餘丈聲如雷者十數夜遂陷為

池山南平地湧山五高者二十餘丈

冬十月加四川湖廣田賦

以播州用兵故

十二月武昌漢陽民變擊傷稅使陳奉

奉在湖廣恣行威虐慘毒備至

興國州奸人漆有光
訐居民徐鼎等抵唐

相李林甫妻楊氏墓得黃金巨萬奉奏之帝命奉括
進內庫奉因毒拷責償且悉發境內諸墓巡按御史

王立賢言所掘墓乃元呂文德妻非林甫妻奸人
許奏語多不實請罷不治而停他處開掘不報 巡

撫支可大

崑山人

以下唯諾惟謹獨分巡僉事憑應京

字可大

盱眙人

以法裁之至是有武昌漢陽諸生妻被辱訴

上官市民從者萬餘哭聲動地蠶涌入奉解爭投瓦

石擊奉奉被傷諸司馳救之乃免可大遇變噤不敢

發聲應京捕治奉爪牙抗疏列其九大罪奉亦誣奏

應京抗命凌勅使帝怒貶應京邊方雜職

事在二
十八年 既

而奉又劾襄陽通判邸宅

氏族志即氏
望出中山

推官何棟如

無錫人

襄陽知縣王之翰

絳州人

詔逮訊并追逮應京應

京素有惠政民號哭往送切齒恨奉奉又榜列應京罪狀于衢民益憤聚數萬人圍奉解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府衆乃投奉黨十六人于江以可大助虐燔

其轅門事聞閣臣沈一貫等請撤奉回不報

事在二十九年

會江西湖口稅使李道奏奉水阻商舟陸截販賈剝民病國帝乃召奉還奉至湖廣二年武昌凡再變繼之漢口黃州荊州荊門襄陽寶慶德安湘潭諸處變

經十起幾成大亂而是時山東臨清民亦譟而逐稅

監馬堂縱火焚堂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

也

詔捕首惡林連甚衆有王朝佐者素仗義慨然曰

首難者我也勿累無辜臨刑神色不變臨清民立

祠以祀未幾蘇州亦民變殺稅監孫隆黨六人

有司捕亂者民皆誠獨承論死後遇赦得釋

奉歸

時所得金寶財物鉅萬計可大恐為民所掠多與徒

衛送之出境應京等至京繫獄久之應京及宅棟如

得釋之翰竟瘐死

自礦稅興中使暴橫所至踰牆有司誇書一聞罵帖立下二十四年

則遼東參將梁心二十五年則山東福山知縣薛國賢二十六年則山東益都知縣吳宗堯二十七年則

江西南康府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山東臨清守備王煬湖廣荊州府推官華鈺經歷車任重二十八年則廣東新會在籍通判吳應鴻舉人舒恭魁鍾聲朝梁斗輝雲南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陝西富平知縣王正志二十九年則應京宅棟如之翰及武昌同知卞孔時江西饒州通判陳奇可三十年則鳳陽臨淮知縣林鈞三十四年則陝西咸陽知縣宋時濟三十五年則陝西咸寧知縣滿朝薦三十七年則遼東海防同知王邦才參將李贊鴻晉幽繫詔獄久者至十餘年煬應鴻志一學獲陽俱斃獄中其他削籍貶官甚衆至士民因繫死之者不可勝紀吳宗堯字仁叔歙縣人吳寶秀字汝珍浙江平陽人華鈺字德夫丹徒人王正志祥符人滿朝薦字震東麻陽人

庚子
二十八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六月李化龍帥師平播州

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破龍泉司時化龍徵

兵大集大會文武于重慶登壇誓師分八路進兵川

師四路總兵官劉綎由綦江入總兵官馬孔英

宣府塞外

降由南川入總兵官吳廣

廣東人

由合江入副將曹希

柳受廣節制由永寧入黔師三路總兵官童元鎮

桂林

右衛人由烏江

在今遵義府南境上有關明洪武中置

入參將朱鶴齡受

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

在今遵義府城南

入總

兵官李應祥由興隆入楚師一路分兩翼總兵官陳璘
由偏橋入總兵官陳良玘受璘節制由龍泉入每路
兵三萬官兵三之土司七之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湖
廣巡撫支可大移沅州化龍自將中軍策應部署既
定劉綎遂從綦江進兵破其前鋒楊朝棟僅以身免
賊皆膽落連克桑木

在遵義府綏陽縣東

烏江河渡

左烏江關東

三

關奪天邦諸國乘勝入婁山關屯白石應龍率諸苗
決死戰綎親勒騎衝中堅分兩翼夾擊敗之追奔至

海龍岡

在遵義府城北
為應龍穴壘

時陳璘已破青蛇岡

在遵義府城東

安疆臣亦奪落蒙關

在遵義府城西

吳廣從崖門關

在遵義府城西

入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却之遂攻燒二關奪

賊樵汲路賊見勢急父子相抱哭上岡死守遣使詐

降化龍檄諸將斬使焚書已而八路兵大集海龍岡

下遂築長圍更番迭攻賊大困會化龍聞父喪詔以

墨練視師化龍念賊岡前險不能越令馬孔英勒兵

攻其後天久雨將士馳泥淖中苦戰經先士卒克土

城應龍益迫散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
起提刀巡壘見四面火光燭天大兵已登國入應龍
倉皇同愛妾二闔室自縊生擒朝棟兆龍等百餘人
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化龍露布以聞詔磔應
龍屍戮朝棟兆龍等于市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
分屬川貴

冬十月下給事中王德完

字子醇
廣安人

于獄廷杖除名

時鄭貴妃日有寵而王皇后多疾左右咸竊意后崩

貴妃即正中宮位其子為太子中允黃輝皇長子講

官也從內侍微窺得其狀謂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

夕不測書之史冊謂朝廷無人德完乃屬輝具草及

是上之疏入帝震怒立下詔獄拷訊尚書李戴

字仁夫延

津人御史周盤等連疏論救忤旨切責御史奪俸有差

閣臣沈一貫方在告力疾草奏為德完解帝亦不懌

命杖德完百除其名復傳諭廷臣諸臣為皇長子邪

為德完邪如為皇長子慎無瀆擾必欲為德完則再

遲冊立一歲廷臣乃不復言

兩畿盜起

頻年災旱又苦礦稅兵民多起為盜浙人趙一平以

妖術倡亂竄徐州與其黨孟化鯨等招集亡命自稱

宋後署偽官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事覺伏誅

鳳陽巡撫

李三才再疏陳礦稅之害言陛下受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小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陛下即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之皆不報李三才字道甫順天通州人

辛丑 二十九年夏五月罷山西巡撫魏允貞

中官張忠孫朝先後領山西礦稅誅求百方允貞每事裁抑疏暴其罪朝怒劾允貞抗命沮撓帝留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于部院將加譴責吏部尚書李戴

都御史溫純

字景文
三原人

力爭允貞賢請下允貞疏平議

帝並留中山西軍民數千詣闕為允貞訟寃言官亦連章論救帝置不問允貞父年九十餘乃乞歸侍養廷議以稅使害民非允貞不能制因留之允貞請益

力始聽歸未幾卒晉人立祠祀之

旱

畿輔山東河南赤地數千里

六月法司請熟審不報

嗣後數年每請皆不報獄囚久繫多死

秋八月復以李成梁鎮遼東

成梁去遼十年之間更易八帥邊備益弛會總兵馬林獲罪沈一貫言成梁雖老尚堪將兵乃命再鎮遼

東年已七十六矣時土默特長安及巴圖

舊作把土今改

已

死寇掠漸稀而開原廣寧復設馬木二市

先是秦寧朶顏扶餘

諸部屢犯邊後朶顏小岱青悔禍歎塞請開木市于義州二十三年遼東巡撫李化龍疏言木市五利廷議從之未幾遂罷并罷馬市小岱青復為寇至是成梁力請復之後以為常按扶餘舊作福餘小岱青舊作小反音今改後做此諸部耽市賞利爭就歛以故成梁再鎮八年遼

左少事

九月趙志臯卒

諡文懿

志臯柔弱頗為朝士所輕日本封貢志臯與石星相

應和星敗劾星者必及志臯志臯乞休疏八十餘上

俱不許在告四年卒于邸舍

志臯才氣不如沈一貫張位而醇謹過之時帝

益怠荒章疏沉閣官僚曠闕志臯亦頗論諫特以石星之敗物議叢焉

以前禮部尚書沈鯉朱賡

字少欽浙江山陰人

並兼東閣大學士

預機務

鯉素鯁亮前在禮部持典禮多所建白申時行銜鯉不附已深忌之一日鯉請告時行遽擬旨放歸帝曰沈尚書好官奈何使去傳旨諭留帝有意大用鯉微

言沈尚書不曉人意內豎密告鯉鯉拒之曰禁中語非所敢聞卒引疾歸廢充講官時宮中方興土木治苑囿廢因講宋史極言花石綱之害帝為悚然累遷禮部尚書遭繼母喪去至是趙志臯卒沈一貫請增置閣臣帝素慮大臣植黨欲用林居及久廢者遂詔鯉與廢以原官入閣參預機務

冬十月立子常洛為皇太子

時太子年二十羣臣屢請冊立冠婚並行沈一貫草

設善緘合己是
尚惑失情然猶
事理所有至云
封識宛然而書
紙為蟲蝕盡不
知玉合尚緘盡
從何入之屬傳
會可笑緣當時
在廷爭儲叶以
若居奇貨其計

勅請下禮官具儀而廷議有欲先冠婚後冊立者一

貫不可曰不正名而苟成事是降儲君為諸王也帝

意亦悟命即日舉行既而復令改期一貫封還諭旨

力爭乃立常洛為皇太子

初儲位未定鄭貴妃要帝至大高元殿祀神設密誓

立其子為太子帝因書一紙緘玉合中賜妃為符契

後廷臣爭之彊慈聖太后復堅持立長而妃又忽失

權于是皇長子遂得立為太子帝遣人取玉

合封識宛然發合蟲蝕書盡矣帝悚然異之

諸子常洵福王

後之藩洛陽

常浩端王

後之藩漢中

常潤

與常瀛並

李貴惠王

後之藩荊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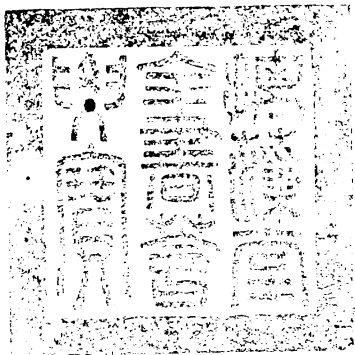
常瀛桂王

後之藩衡州

幸而得傳述爾
德詔神奇史家
兵識遂侈傳之
且以為足資法
戒之助失逾遠
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一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高

騰錄監生臣汪國均